

蘭嶼椰油村 Rusarsol 遺址調查報告

徐韶諤*

中文摘要

筆者於1978-1983 田野工作期間，在「Rusarsol」遺址做了表土採集標本，並於1981年對四個大陶罐做了緊急發掘工作。自採集到的標本裏發現此遺址有：卑南文化系統陶片、帶陶衣陶片、類似花岡山文化系統陶片、晚期靜浦文化陶片、玉質廢料、板岩材質石器、瓷器（中國陶瓷，高麗陶瓷）等遺物的存在；此外，發掘出的二號大陶罐伴有玻璃珠，三號大陶罐裏出現了突起鳩尾環玉質飾物。而玉質廢料與突起鳩尾環玉質飾物經礦物質化學分析（LVSEM-EDS），其結果確認此批玉器的材料來自台灣東部花蓮產的豐田玉。

由上述可證實蘭嶼島史前時代與台東東海岸史前時代有直接的關聯，其關聯可溯自台東東海岸新石器時代；同時，玉質廢料的發現或許推測在蘭嶼島現地製作玉器的可能性。

關鍵詞：大陶罐、卑南文化系統陶片、帶陶衣陶片、玉器廢料、豐田玉

一、前言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要報導於蘭嶼椰油村蘭嶼國中校園內籃球場南側的Rusarsol遺址，並對所發現考古遺物略作介紹。迄今在考古學者對蘭嶼島的史前文化內容、達悟族與甕棺葬的關連問題，以及達悟族的來源等問題，均有極高的興趣，也有所討論，但要釐清這些問題有待更多的考古資訊（臧振華2001年）。本文即欲介紹筆者於1981年在Rusarsol遺址所調查得到的四個大陶罐，以及1978年至1983年之間所採得的標本，以提供諸研究者討論的訊息。

二、遺址的發現與調查經過

Rusarsol遺址，位於蘭嶼國中南側的林投叢丘附近、臨海，距椰油村所使用的墓葬地「Igan」約200公尺。陳仲玉氏首先將該遺址命名為「Rusarsol」，所報導的遺物標本，皆屬地表採集，包括陶片，玻璃手環、玻璃珠，人類遺骸（陳仲玉1989）。1972年，鮑克蘭氏首先曾對此遺址做了報

*日本「台灣YAMI文化研究フォーラムML」

告。當蘭嶼國中正在進行興建工程，挖到了甕棺，與甕棺同時發現的有玻璃手環、金製飾物、玻璃珠和陶瓷。但這些遺物是否與甕棺有關，鮑氏並未做任何的說明。日人米沢容一氏也曾至此遺址做地表調查，但未採集到任何遺物（米沢容一 1984）。陳仲玉氏也於 1981 年至此遺址做田野工作。當時國中校舍又在施工，陳氏曾於表土採集到陶片。1986 年陳氏再度至此遺址，在地表未再採集到任何遺物。（陳仲玉 1989）。2001 年 12 月，臧振華氏於此遺址處理了被工程破壞的甕棺。依臧氏報告，此甕棺裏有人類骨骸和許多橘色之小型玻璃珠約 200 顆。所發現的人類骨骸經過碳 14 測定結果，其年代為 1200+/-40 B.P.（臧振華 2005）。

筆者大學學士論文題目為「蘭嶼雅美族陶罐製作」。為撰寫學士論文的關係，1977 年起每年春假與暑假到蘭嶼做民族學田野工作。但是因為研究之需要，也同時進行遺址調查。1978 年 8 月，與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宋文薰氏所帶領的學生共同於漁人村附近的「Lobusbussan」遺址做了 10 天發掘工作，發現一大陶罐（高：64 cm，寬：56 cm）與一小陶罐（高：25 cm）。這兩個陶罐，陶質均夾帶細砂，鬆脆，稍碰即瓦解。顏色為褐紅色，素面，器壁厚重，大陶罐口部有平底鋪形蓋。兩陶罐內均為砂土，無遺物存在。此為筆者首次於蘭嶼做的考古田野工作（圖版 1）。同年，筆者於蘭嶼做民族學田野工作時，獲得蘭嶼國中籃球場後面有大陶罐出土的消息，便立即前往察看。當時已見遺址有些部分為工程車推成平地，到處可見破陶片和人骨碎片。此後，筆者兩度至此遺址做地表調查和採集。當時所採集到的遺物皆為陶片，陶片的部位大多為陶甕的口緣部與腹片。

1980 年 8 月 14 日，筆者伴隨日本慶應義塾大學伊藤清司教授至蘭嶼做田野工作。聞此遺址新發現三個大陶罐，便與伊藤教授前往勘查，但大陶罐已被破壞。大陶罐出土位置在駐軍連部附近的林投叢丘側面。由友人處獲知有一大陶罐內發現一串約 50 個朱紅色小珠子，此遺物為發現者謝氏持有。現地殘留的陶片皆為腹片，厚度為 0.8 cm~1 cm 左右，顏色為褐灰系列，陶質夾細砂質。



圖版 1 1978 年所發掘的大陶罐

1981 年 8 月 2 日，筆者隨伴日本立教大學吉田格氏、慶應義塾大學研究生大田侑子氏及八王子遺址調查員井上氏赴蘭嶼觀光。當我們至此遺址時，遺址已被全面破壞，地表已整成平坦地，大量的破陶片隨處可見。當我們經過一林投叢丘附近時，無意中發現一被破壞的陶罐。之後又於附近地表上發現三個埋於土層裏的陶罐。於是我們當日便對發現到的四大陶罐做了緊急調查處理。

1982 年筆者五度參訪該遺址時，表土殘留的陶片數量不多。1983 年再度到該遺址時，其地表已無法再見到陶片，然而翻掘地表尚可找著零星的小陶片，但無法辨別其部位。1983 年之後，此遺址表層土已完全見不着遺物了。

「Rusarsol」遺址的位置靠近椰油村墓地（參照圖版2.1, 2, 3）。該地被椰油村民視為禁地。⁽¹⁾余光弘和董森永在《台灣原住民史——雅美篇》（1998. pp.35~36）記錄了一段與該遺址有關的內容：



圖版 2.1 1981 年地表採集標本石遺址的情景-1



圖版 2.2 1981 年地表採集標本石遺址的情景-2



圖版 2.3 1981 年發掘四個大陶罐的地點大致在渠溝附近的草地。（拍攝於 2003 年 8 月）

(1) 筆者於此遺址做田野工作時所穿用的運動鞋和拖鞋須與於村內穿用的鞋分開。

「天神降下一塊石頭在椰油橋下游的海邊，石頭裂開生出一個很英俊的男人……p.36 石人很喜歡這個女孩，這個女孩也喜歡他。因為她是從他身上出來的，其後他們成為夫妻。他們認為石頭裂開的地方不宜居住，因為海容易沖上來。就遷居到現在椰油部落的公墓區。在此他們生下了一個女兒。當時他們居住的地方已經有少數的達悟人。蘭嶼國中現址之處也有人居住，但是外國來的人，他們稱為「Ipzak」。那些外國人並未與達悟人混居。……」

「紅頭村的 Siyapen Jyavokahaw 對「Ipzak」的解釋為見到人就抓起來吃的人。他們當石頭系統和竹系統子孫尚未出現之前就居住此地。」

因而，依上述的有關此遺址的傳說及 Siyapen Jyavokahaw 報導人對 Ipzak 的解釋。此遺址可能曾經被作為居住地。

三、「Rusarsol」遺址的遺物

筆者在 1978 年至 1983 年間在 Rusarsol 遺址所採集到的遺物主要包括陶質標本、石質標本及玻璃標本等三項，各項標本的內容分別介紹如下：

(一) 陶質標本

1. 大陶罐

共採集到 4 件，分別編號為 1 號至 4 號。各陶罐的發現地點、出土狀況及特徵如下所述：

1) 1 號大陶罐

1 號大陶罐出現於蘭嶼國中籃球場附近一林投叢丘的斷面。此斷面可能是興建國中籃球場工程時，工程車所切出來的，顯示四層自然地層：I. 黑色土層；II. 黃土色夾黑褐色砂質層；III. 砂質層夾小礫石粒；IV. 砂層夾有大礫石粒。此大陶罐位於 I. 黑色土層。當時此大陶罐已遭工程機具毀壞，以橫臥狀態出呈現。出土的陶片皆為陶罐腹部，陶片的



圖版 3-LY-YY1-1

厚度約為1 cm，顏色為橘紅色略帶灰白。陶質夾帶細沙，鬆脆易破。陶罐內皆為砂質土，無任何隨伴出土的遺物（圖版3-LY-YY1-1）。採集了此大陶罐6件陶片，皆為腹片，無施文飾，重量為400公克，陶片的厚度為0.7 cm~0.9 cm。

2) 2號大陶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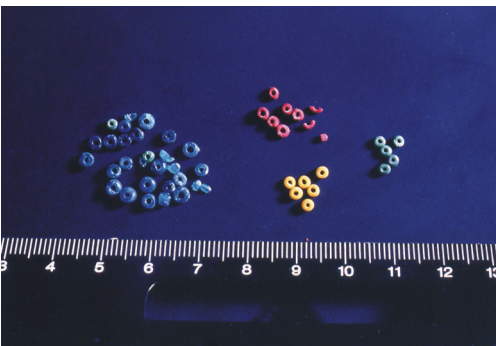
2號大陶罐距1號甕棺約4公尺左右地方，周圍已被整成平坦地，殘餘數棵椰樹。在工程車所剷平的地表發現一整片龜裂狀陶片（圖版3-LY-YY2-1）清除上表層黃褐色砂質泥土後，明顯的可知為陶罐。陶罐內皆為黃褐色砂質泥土。陶罐似呈倒臥式，鬆脆，陶片厚度約為1 cm~1.2 cm，素面無文。陶質為泥質夾細砂陶，顏色為紅褐色帶夾灰白色。清除陶罐內的砂質泥土約30 cm左右處，發現白色凝塊狀物，似為齒部的分解物凝結成。清出白色凝塊狀物之際，其周圍同時發現玻璃小珠子（圖版3-LY-YY2-3，LY-YY2-4）。玻璃小珠子似圍環於白色凝塊狀物的周圍，包括：綠色小玻璃珠7個，黃色小玻璃珠6個，藍色小玻璃珠28個，紅褐色小玻璃珠10個，玻璃珠直徑約為0.25 cm~0.35 cm。清除出土遺物時，因土質鬆軟，故出土的白色凝塊狀物隨著砂質泥土散開，無法取做標本。出土遺物的下層也皆為褐色夾帶黃色砂質泥土。清除陶罐內的陶片和砂質泥土時，其周



圖版3-LY-YY2-1



圖版3-LY-YY2-3



圖版3-LY-YY2-4



圖版3-LY-YY2-6

圍的陶片即向內側分散剝落。陶片破碎成更細小的碎片，將此層的陶片和砂質泥土清除後，見陶罐的口部出現於底層，依口部出土狀態可推測其口部為短頸侈口形式，且其口部為一大陶片所覆蓋。大陶罐的深度約為 65 cm。於此陶罐的口緣部周圍陶片呈雙層重疊（圖版 3-LY-YY2-6）。

3) 3 號大陶罐

距 2 號大陶罐南端約 6.85 公尺地方發現了 3 號大陶罐。此陶罐為約 3~5 cm 黃褐砂質土所覆蓋。將上層黃褐砂質土清除後，呈現似被重物壓碎的一團夾帶黑褐色混砂泥土的破陶片。陶片的顏色為褐紅色，陶質夾帶多量砂質。稍清除覆蓋此層黃褐砂質土後，於破裂的陶片上發現了破損玉器的一部份。再清除此層所夾帶的黑褐色混砂泥土時，在玉器處附近又發現另一破裂玉器（圖版 3-LY-YY3-3）。將此層所出土的玉器復原後得知一件為帶突起鳩尾的玉環飾。有破損。另一件為呈帶突起元寶形的玉環飾（圖版 3-LY-YY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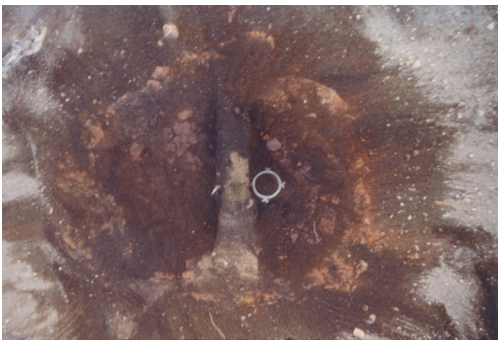
破裂陶片之下為黑褐色砂泥土。此黑褐色混砂泥土深約 5 cm，清除此土層再往下挖時，再次出現紅褐色破裂陶片。在清除此紅褐色陶片與其周圍之砂泥土時，再發現了一個完整的帶四個突起鳩尾的玉環（圖版 3-LY-YY3-5，LY-YY3-6）。此層砂質層約有 2~4 cm，此層下為黑色混砂層和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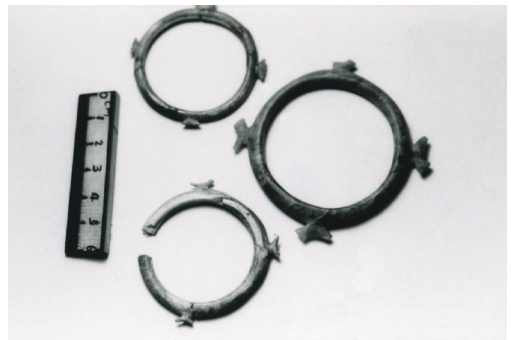
圖版 3-LY-YY3-3



圖版 3-LY-YY3-4



圖版 3-LY-YY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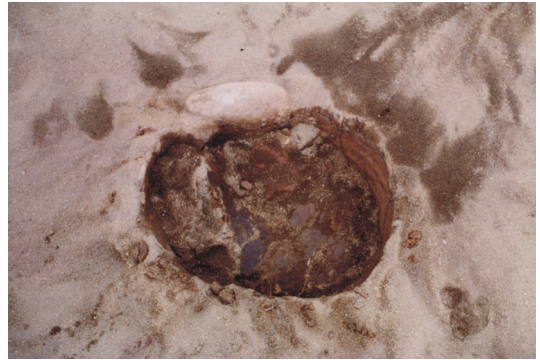
圖版 3-LY-YY3-6

褐色砂層，最底層為同敷蓋於表層土的黃褐色砂質層。

3 號大陶罐陶片共 110 件，重量為 2000 公克。陶片的厚度為 0.8 cm~0.9 cm。由於受到工程車所碾壓，其陶片破裂成小塊狀或接近粉狀，無法判斷其破片的部位，復原其陶罐的原貌。

4) 4 號大陶罐

4 號大陶罐與 3 號大陶罐共列，相距約為 31 公尺左右。此大陶罐部分為 3 cm 左右的黃褐色砂質土層掩蓋，部分破裂陶片露於表土層。清除上表土層，所呈現為一團破裂陶片，其旁置有直徑 15 cm 左右大的橢圓大礫石。陶片顏色為紅褐色，陶片厚度約為 1 cm，素面無文。陶質鬆脆夾帶細砂質，此陶罐內皆為黑褐色混砂泥土，無任何遺物伴隨甕棺出土（圖版 3-LY-YY4-1）。由於陶片鬆脆，清除作業之際，其周圍的陶片與砂泥土往此陶罐內側陷落瓦解，並破碎成小塊陶碎片，故無法測其深度和型態。



圖版 3-LY-YY4-1

上述四個大陶罐中只有 2 號大陶罐伴有疑似人齒的凝塊物出土。但，因四個大陶罐出土地點為椰油村使用墓地的附近，而且採集標時尚可見被壓碎的人骨殘片，筆者認為所發掘的四大陶罐應為陶甕棺。

此外，1981 年發掘四個大陶罐時並行做表土採集時，於兩棵似大榕樹下另發現了三座葬有人骨遺骸的陶甕棺。此三座陶甕棺直立式呈現於被挖土機所鏟平的地表。陶甕棺的人骨遺骸保存完整呈屈蹲式。⁽²⁾

2. 陶瓷片

自遺址地表採集到的陶片依陶質特徵大致上可分為軟陶、磁器、硬陶等三大類別，茲分述如下：

1) 陶片

可再細分為九類，各類陶片分別描述如下：

(2) 筆者曾將此三座陶甕棺做記錄拍照。並向他們說「請安息」，但，此底片全部曝光。

a. 第一類陶片，數量：45 件，重量：695 公克

此類陶片的特徵為陶土裏夾砂粒。其砂粒質地為扁平板岩石為主。板岩砂粒可分為粗砂與細砂。粗砂粒的大小約 0.1 cm~0.2 cm。

細砂為接近粉狀，陶片的顏色多屬橘紅色系，依器形可分為：

口部（圖版 4-1, 2, 3）：共 5 件。其厚度約為 0.5 cm~0.9 cm。不見施有任何的紋樣。口部大小復原約 24 cm~30 cm。



圖版 4.1 第一類陶片口部 1



圖版 4.2 第一類陶片口部 2



圖版 4.3 第一類陶片口部 3

手把（圖版 5-1, 2）：共 15 件，保存情況尚完整。其中有兩件疑似為豎把。其他 13 件為橫把。



圖版 5.1 第一類陶片（手把）1



圖版 5.2 第一類陶片手把 2

腹片：共 25 件。皆為素面陶。其厚度最薄者約 0.1 cm，最厚者約為 0.7 cm。

此類陶片最顯明的特徵為陶土夾摻扁平板岩粒為主。皆為橘紅色素面陶。又，此類陶片有豎把

與橫把的出現。基於上述特徵，此類陶片似與卑南文化系統陶片類似。故筆者視此類陶片為卑南文化系統陶片。又，此類陶片所夾摻板岩砂粒可有夾摻粗砂粒與細砂的區分。依此點此類屬卑南文化系統陶片中可能有屬新石器時代卑南文化者（夾摻板岩粗砂）與屬金屬時代卑南文化者（夾摻板岩細砂）。（參照台東縣史 2001 年 p.113）

b. 第二類陶片，數量：50 件，重量：1090 公克

此類陶片的特徵為陶片的外表或口部殘片的內外側帶有陶衣。陶衣的顏色有紅褐色及朱紅色。但為紅褐色者比率較多。陶片的胎壁顏色呈褐黑色。陶片中所含有的礦物成分為 0.1 cm 左右的安山岩屑、輝石、粉狀的長石。陶質結構結實。陶泥成分頗高。依器形可分為：

口部（圖版 6-1, 2）：共有 33 件，口緣的形狀呈口緣直立與口緣微向外張，其中 1 件口緣呈折口型。口部的厚度約為 0.4 cm~0.8 cm，口徑經復原約為 22 cm~44 cm。皆無施文。陶衣大致保存良好。



圖版 6.1 第二類陶片（裏）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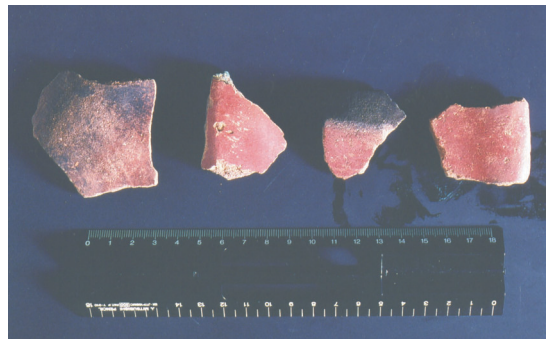


圖版 6.2 第二類陶片口部（表）2

腹片：共 16 件。其陶片厚度為 0.1 cm~0.9 cm，其中有 4 件帶有圓圈印壓紋。陶質均勻。（圖版 7-1, 2）。部分陶片的陶衣有剝落現象。腹片中有 3 件疑為陶罐的折肩部位。



圖版 7.1 第二類陶片（無施紋腹片）（腹片帶紋）



圖版 7.2 第二類陶（無施紋腹片）（腹片帶紋）

帶有圈足底部：1 件。圈足保存不完整。第二類陶片所持有的外表帶紅褐色的陶衣、陶片的胎壁呈黑褐色，此兩點的特徵與花蓮花岡山文化所出土的帶朱紅色與紅褐色陶衣相似。又，陶片所含有的礦物成分也與花岡山文化陶片類似，故筆者視此類陶片可推測為花蓮花岡山文化系統的陶片。（葉美珍 2000 年）

c. 第三類陶片，數量：2 件，重量：70 公克

此類陶片陶質夾帶多量接近粉狀細砂。陶質硬度較佳。陶片的顏色呈褐紅色。器形為短頸口部。無紋樣。陶片的表裏修飾均勻。依口部形式可推測其為圓腹形陶罐形式。此類陶片屬晚期靜浦文化陶片。⁽³⁾

d. 第四類陶片，數量：60 件，重量：1920 公克

陶片裏含有多量的粗砂粒與礫石為主。其砂粒似為滾石天然砂粒，砂粒大小約 0.1 cm~0.2 cm。陶片胎壁顏色為灰褐色、暗褐色。陶片外表顏色呈暗紅色、褐黃色、黃土色。陶質所含有安山岩屑，少量的長石與輝石。陶片內外表皆粗糙。陶片內側呈凹凸不勻。陶片器形為：

口部：共 8 件。其陶片厚度為 0.9 cm~1.3 cm。其中有兩件施有紋樣，一者施有圓圈印壓紋與另一者為施似以竹刀刻>形狀紋飾（圖版 8-1, 2）。8 件口部口徑復原小者為 10 cm（施有圓圈印壓紋者），大者為 40 cm。

腹部：共 49 片。陶片厚度為 0.6 cm~1.8 cm。皆為素面陶。



圖版 8.1 第四類陶片口部 1



圖版 8.2 第四類陶片口部 2

(3) 非常感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劉益昌教授對此類陶片的指正。

鉢形殘片：1件，似為平底鉢。（圖版9）

短圈足底部：2件

e. 第五類陶片，數量：90件，重量：2925公克

陶質含陶泥量較高。陶泥內摻夾少量的細砂與安山岩砂粒，長石。陶片胎壁的顏色以灰胎系統為主。陶質均勻，硬度較高，陶片的外表敷泥抹平者較多。數件陶片為內外側皆敷泥抹平。陶片內側呈凹凸不均勻。陶片顏色呈淺橘紅色、黃褐色、黃土色、灰色、灰黑色、灰褐色。器形可分為：

口部：共10件。無施文樣，其陶片的厚度為0.6cm~1.2cm。口徑復原約12cm~44cm。

腹部：共77件。皆為素面陶。陶片厚度為0.6cm~0.8cm。

短圈足底部：3件。保存不完整。由底部形狀可推知其為圓腹形陶罐形式。（圖版10）

又1件為由口部與腹片殘片做復原作，部分復原後得知此件陶罐的形式為短頸陶罐。陶罐的肩部帶有三個耳把、圓腹。口徑為10cm。形式類似今達悟族使用的裝石灰陶罐「Pamamaalan」（圖版11）

f. 第六類陶片，數量：104件，重量：4405公克

陶質的特徵為含有多量的輝石與粗細不均勻的安山岩砂粒。並摻夾少量的約0.1cm礫石、微量的長石。陶質較鬆脆。陶片顏色呈黃褐色、褐紅色、黑褐色。陶片胎壁顏色較複雜，呈黃土色、黑褐色而中間皆夾帶灰色胎。陶片表面抹平。內側粗糙凹凸不均勻。陶片器形可分為：



圖版9 第四類陶片（鉢形殘片）



圖版10 第五類陶片（短圈足底部）



圖版11 第五類陶片（pamamaalan）

口部（圖版 12-1, 2）：共有 20 件，其中有 5 件口部為高頸口緣直立式，其口部大小復原為 16 cm~18 cm。其他者為屬短頸式口部，其口部大小復原約 16 cm~44 cm。



圖版 12.1 第六類陶片（口部）1



圖版 12.2 第六類陶片（口部）2

陶壁的厚度為 1.3 cm~2 cm。又，口部施有文飾者為兩件。一件為似以竹片的尖端劃正方形內加劃數條直線。似為記號圖式。另一件為口頸部施有似以竹管施以連續小圓圈拼成的菱形印壓紋。其口徑復原約 26 cm。（圖版 13-1, 2）。



圖版 13.1 第六類陶片（口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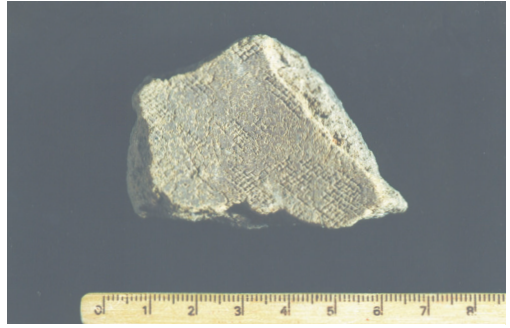
圖版 13.2 第六類陶片（口部）2

腹部：共有 77 件。外表皆為素面陶。陶片內側施有幾何圖形印壓紋陶片有 8 件。內側雖粗糙但凹凸不平現象較不明顯。（圖版 14-1, 2, 3, 4）又，一件應屬陶罐肩部帶有耳把。腹部陶片的陶壁厚度為 1 cm~2 cm。

第五、六類陶片的陶質裏均含有安山岩粗、細砂粒。又，陶胎的顏色偏向灰胎與混夾帶灰胎系列。基此兩要素與今日達悟族所持的陶罐做比較來說，其陶質可說是相似的。至於此兩類所含有的輝石量的多寡差異，筆者視為與採陶土地點不同有關係。筆者依兩類陶片所持有的共同要素和其陶質與達悟族所持陶罐相似之點而試稱它們為「蘭嶼陶片」。



圖版14.1 第六陶片1(表)



圖版14.2 第六陶片1(裏)



圖版14.3 第六類陶片2(裏)



圖版14.4 第六類陶片3(裏)

g. 第七類陶片(圖版15)(數量5件, 重量: 390公克)

陶質為陶泥含量略高夾帶多量的約0.1 cm~0.2 cm天然小礫石, 並摻夾少量的輝石、長石。陶胎顏色為黑褐色。陶片外表呈暗橘紅色。陶片的內外側皮表皆粗糙。器形可分為:

腹片: 2件。素面陶。陶壁的厚度為1 cm 與2 cm。

底部: 2件。皆呈平底。無紋飾。底部的厚度為1 cm 與1.8 cm。保存不完整。

h. 第八類陶片, 件數: 6件, 重量50 g

陶質為陶泥含量略高夾帶多量的長石。並夾摻細砂與約0.1 cm~0.3 cm 天然礫石。陶片的硬度



圖版15 第七類陶片

較高。陶片顏色為黑褐色、灰白色、橘紅色。陶胎呈黑褐色。

口部：2件。為平直口緣。口部施有約0.1 cm，0.2 cm 寬的似繩狀紋樣。保存不完整（圖版16-1, 2）



圖版 16.1 第八類陶片（口部的紋飾）1



圖版 16.2 第八類陶片（口部的紋飾）2

腹部：4件。腹片皆施有約0.3 cm 寬直條板紋飾。陶片厚度約0.3 cm~0.5 cm。（圖版17）

i. 第九類陶片件數：1件（圖版18）

陶質為陶泥。顏色呈黑褐色。陶質均勻，硬度尚佳。器形為口部殘片。

j. 第十類陶片件數：2件（圖版19）陶質為以細砂與多量的輝石為主。陶片渾色呈黑褐色。陶質均勻，陶片全面呈閃亮，硬度良好。



圖版 17 第八類陶片（腹片飾）



圖版 18 第九類陶片



圖版 19 第十類陶片

2) 瓷器

除了軟陶之外，還發現了一些源自中國的瓷器。表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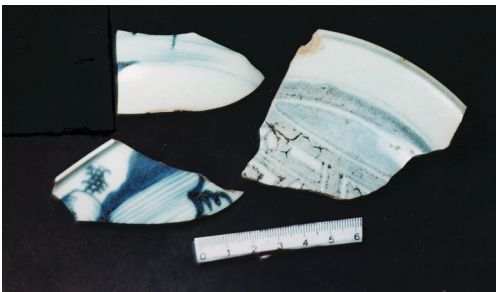
陶瓷類別	件數	重量	器形	年代	製作地	圖版
青瓷系(仿龍泉)	1	160g	碗	13~15 世紀	福建閩北	NO.20-a
青花瓷	2	55g	碗(b-1) 盤(b-2)	清朝中期	福建安溪窯, 德化窯	NO.20-b1~2
青白瓷	1	8g	盤	南宋	福建, 江西窯系	NO.20-c
白瓷	1	20g	盤	北宋晚期	疑靠福建閩北, 江西	NO.20-d
青花瓷	2	35g	盤	清朝中期	福建安溪, 德化, 永春窯	NO.20-e
青白瓷	1	10g	杯	不明	疑江西景德鎮	NO.20-f
青瓷	1	100g	碗	南宋	福建邵武, 南平, 武夷, 建陽	NO.20-g
青白瓷	1	5g	碟	南宋	福建, 江西窯系	NO.20-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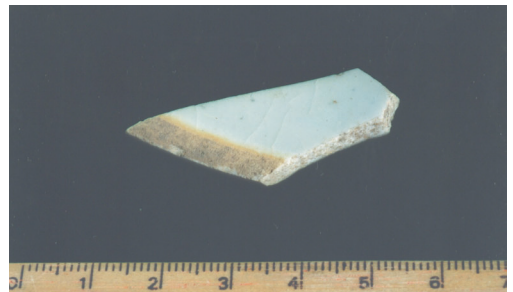
圖版 20-a 福建青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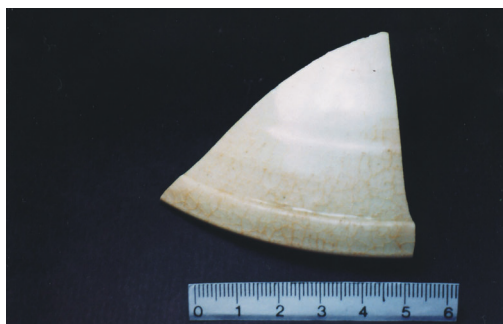
圖版 20-b1 福建青花 1 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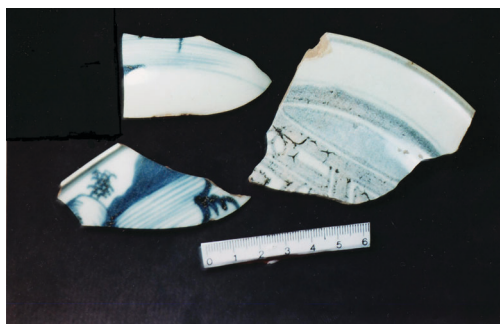
圖版 20-b2 福建青花 (右 1 片)



圖版 20-c 青白瓷



圖版 20-d 白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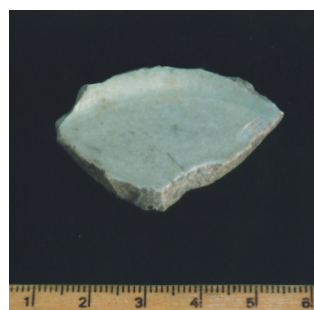
圖版 20-e 福建青花 (左 2 片)



圖版 20-f 青白瓷



圖版 20-g 青瓷



圖版 20-h 青白瓷

除上述件數外，尚有二十世紀初的瓷器，產地為本島鶯歌。器形似為碗，保存不全。碗部殘片共 9 件，碗底殘片 1 件。（圖版 21）

陶瓷片裏除了屬中國陶瓷片之外尚發現高麗青瓷。確認為高麗青瓷共有七件，尚有一件疑為高麗青瓷。此七件高麗青瓷的器形可分辨為碗形（2 件），罐形（1 件），盤形（3 件）。其年代尚待考證。（參照追加圖版 2）



圖版 21 20 世紀初陶瓷碗



追加圖版 2 高麗青瓷

3) 釉陶

a. 醬釉陶，件數：12 件，重量：205 公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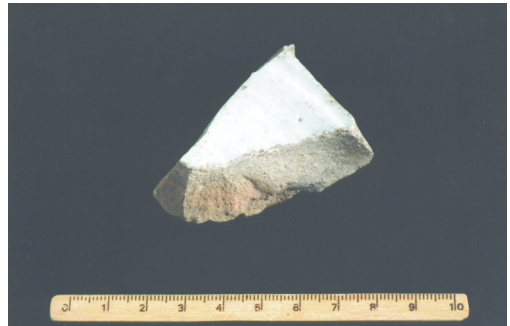
胚體堅硬。陶片帶釉有點透明化。12 件標本中屬底部殘片為 1 件。其他 11 件皆為腹部，又，腹部殘片帶有紋飾者為 10 件。此 12 件標本為 3 個陶罐的殘片。依陶質地似為高度製成品。觀察腹片內側並以手觸陶壁，可推知製作技術為使用陶車圈泥法製作。此類釉陶為福建省晉江磁灶許山窯的產品。年代為南宋產品。（圖版 22）

b. 青白瓷系統釉陶，件數：3 件，重量：195 g

標本器壁厚。胚體堅硬。但製作技術粗淺。器形皆為底部。保存不完整。其中 1 件為類似安平壺系統。產地為福建閩江流域。年代為 15~17 世紀（圖版 23）。其他兩件陶釉色接近安平壺釉色，福建閩清、連江、南平、三明等地區的窯址，均可見著此類釉陶。其製作年代為 13~15 世紀。（圖版 24-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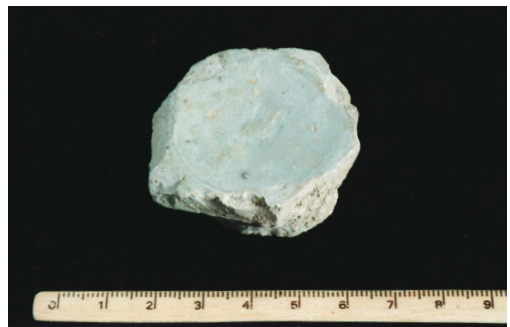
圖版 22 醬釉陶



圖版 23 類似安平壺系統釉陶



圖版 24.1 青白瓷系統釉陶 1



圖版 24.2 青白瓷系統釉陶 2

c. 青釉陶，件數：2 件，重量120 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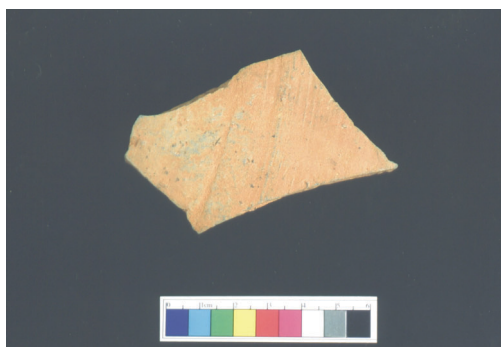
胚體堅硬，陶土中摻夾小粗砂。陶片內側粗糙。陶壁厚度為 0.5 cm，一件為平底底部殘片。另一者為腹部殘片（其年代早於宋朝）。（圖版25）

4) 硬陶，件數：25 件，重量 395 g

陶質複雜。摻夾似粒狀滾石和粉狀長石。陶質地粗糙，數片陶片夾帶少量細砂。此陶質較均勻。器形多為腹片，底部殘片為 3 件。口部殘片為 4 件。口部殘片中 1 件的製作地疑為福建省。其他製作地皆不明。（圖版 26-1, 2, 3）。



圖版 25 褐綠色系統釉陶



圖版 26-1 硬陶。（製作地不明）



圖版 26-2 硬陶。（製作地不明）



圖版 26-3 硬陶。（製作地不明）

3. 陶紡輪 數量：3 件，重量：50 公克（圖版 27）

陶質皆為陶泥夾摻少量的約 0.1 cm 的小礫石與細砂、石、輝石。陶質均勻。硬度尚佳，表面抹拭平滑，表面無施紋飾。顏色呈橘紅色。紡輪的形式呈算珠粒形式。兩件為完整，其直徑分為 NO.1: 2.3 cm，NO.2: 3.8 cm（有破損），NO.3: 4.1 cm。

4. 小結

所採集軟陶標本經整理，觀察陶片內側呈凹凸不平現象可知製陶的技術為手製。又依其陶質地可推知陶片的來源除了上述的第四、五類陶片為蘭嶼本島所採集陶土製作之外，其中的第一、二、三類陶片可能來自台灣花東海岸，而其他類別的陶片有可能來自台灣本島他地域或來自海外他地域。陶紡輪，其陶質與形式皆與達悟族所持有的陶紡輪全然不同。但，筆者依陶紡輪的形式可說是與花東海岸遺址出土的陶紡輪相似。（葉美珍 2000 年，台東縣史 2001 年）。

又，上述發掘四個大陶罐的陶質顏色均相似，與軟陶第五類相似。此四大陶罐應均於蘭嶼島製作。

（二）石質標本

共發現 30 件，其中與生產有關的工具石器、裝飾品石器、廢料及不明石器。各類石質標本分述如下：

1. 石刀（圖版 28）

件數：1 件，重量：90 g，器形為長方形石刀，器身長為 13.8 cm，寬度為 5.3 cm，材質為磨製板岩，保存完整。



圖版 28 板岩石刀



圖版 27 陶紡輪

2. 石槌（圖版29）

件數：1 件，重量為 275 g，器身長為 11.5 cm，寬度為 6.6 cm。材質為橢圓扁平形變質砂岩，保存完整。石槌的兩端與周緣皆有磨製消耗的痕跡。

3. 石槍頭（圖版30）

件數：1 件，量重為 60 g，器身長為 9.2 cm，最大寬度為 5.3 cm，材質為板岩。為 1 件未完成板岩石箭，保存完整。石箭頭端微剝落，石箭的前端兩側有磨製痕跡。

4. 石斧（圖版 31）

件數：1 件，重量為 162 g，器身長為 12.2 cm，最大寬度為 5.5 cm。材質為安山岩，取安山岩表皮打製製成。表面兩邊皆有打擊痕跡，保存完整。



圖版 29 變質砂岩石槌。



圖版 30 板岩石槍。



圖版 31 安山岩打製石斧

5. 網墜（圖版32-1, 2, 3, 4）

件數為 5 件，其中 3 件為安山岩質料，形狀是橢圓形的扁平礫石，於扁平卵石兩兩長邊的中腰或下中腰部位各打擊出相對的凹口。另兩件為板岩材質。將板岩切成接近橢圓形，於切成器形的偏上部方位挖圓孔洞而製成。此款式類似今日達悟族以橢圓扁平安山岩製成的網墜。



圖版 32-1 板岩網墜 1



圖版 32-2 板岩網墜 2



圖版 32-3 安山岩網墜 3



圖版 32-4 安山岩網墜 4

編號	製 法	質料	長(cm)	寬(cm)	厚(cm)	重(g)	保 存
LY061	打製、周緣微加磨平	安山岩	6.8	5.2	2.2	90	完整
LY062			8.3	6.7	2.1	262	完整
LY063			5.4	5.7	1.3	69	完整
LY064	打製、周緣敷處加以磨平痕跡	板岩	7	8	1	90	原有破損復原為完整
LY065	打製、周緣與表面加以磨平		4.3	6.1	0.4	20	大致完整

6.石鏞（圖版 33）

件數為 2 件，2 件標本皆有破損。其中 LYY072 的破損情況嚴重，僅保存原狀一部分，標本的長 5.3 cm，寬 5.2 cm，重 165 g。LYY091 標本的長 10 cm，寬 5.4 cm，重 210 g。標本的材質為西瓜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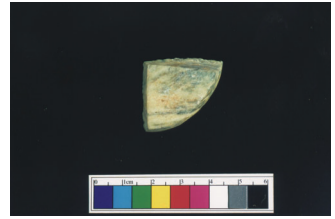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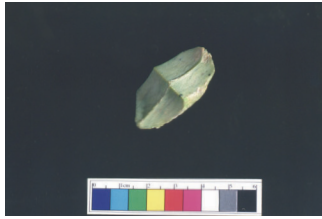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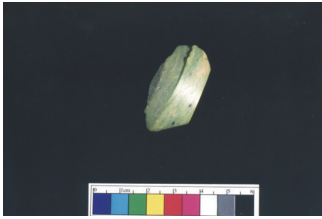


圖版 33 西瓜石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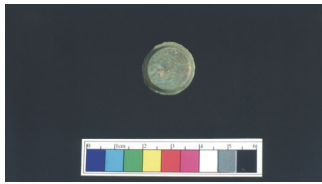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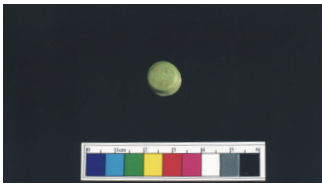
7. 玉器廢料 (圖版 34-1~12)

共採集到 19 件屬玉器廢料。其中有 12 件為磨製石核廢料。其中有 5 件用途不明。屬磨製石核廢料者皆留有旋截痕跡。石核廢料的直徑與重量，最大者直徑為 5.1 cm 重量為 50.6 公克，最小者直徑為 1.2 cm，重量為 1.5 公克。其他 2 件皆與製作器物有關，留存切割伴旋截痕跡。

有關玉器廢料的材質及其來源至今曾為鹿野忠雄 (1946 年) 談論它但未有確認的證據。關於此項的細節，筆者委託中央研究院地球研究所日籍研究員飯塚代做了 3 號陶罐突起鳩尾環式飾物 1 件與 5 件玉器廢料做了材質分析。經飯塚氏以低真空掃描電子顯微鏡 (low-vacuum typ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簡稱為 LV-SEM) 並具備有 X 射線光譜儀 (Energy Dispersive X-ray Spectrometer 簡稱為 EDS) 儀器做了此 6 件玉器的礦物質化學分析。經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此 6 件玉器標本的材質皆相同。並確認此玉器材料來台灣東部花蓮產的豐田玉。有關此 6 件玉器標本的分析與研究過程，飯塚氏正執筆中並將另作發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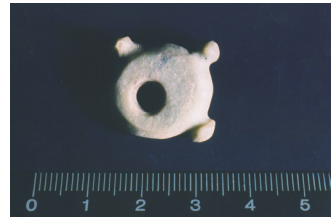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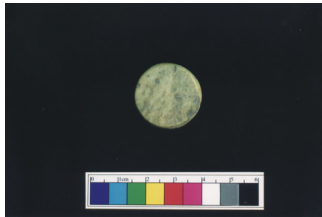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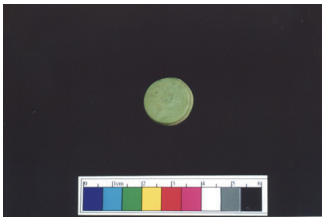
(左)圖版 34.1 與製作器物有關廢料 1-1 表。 (中)圖版 34.2 裏。 (右)圖版 34.3 石核廢料 2-1。



圖版 34.4 石核廢料 2-2。

圖版 34.5 石核廢料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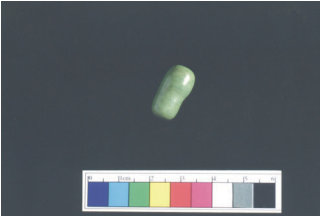
圖版 34.6 石核廢料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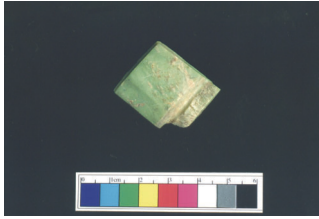
圖版 34.7 石核廢料 2-5。

圖版 34.8 石核板廢料 2-6。

圖版 34.9 用途不明 3-1。



圖版 34.10 用途不明 3-2。



圖版 34.11 用途不明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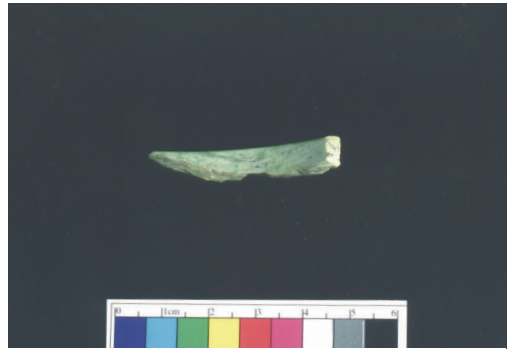
圖版 34.12 用途不明 3-4。

8. 玉環 (圖版 35)

只採集到 1 件。標本破損不完整。琢磨製作。

9. 無法辨認的石器

有 7 件石質標本的器形無法辨識。其中兩件為打製石器，其材質為安山岩與變質砂岩。另兩件石器為磨製石器，材質為西瓜石與變質砂岩。(圖版 36)。尚有 3 件石質標本的材質疑似瑪瑙，3 件標本皆有打製痕跡(圖版 37)。



圖版 35 玉環殘件



圖版 36 變質砂岩磨製石器 (用途不明) 1



圖版 37 疑為瑪瑙打製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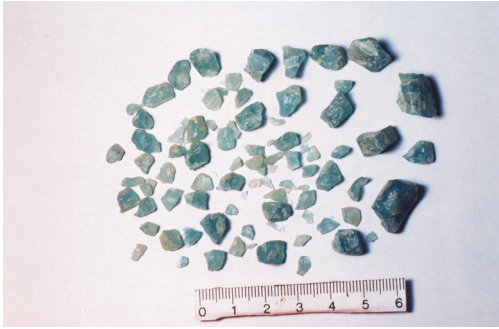
(三) 玻璃質標本

1. 玻璃手環 (圖版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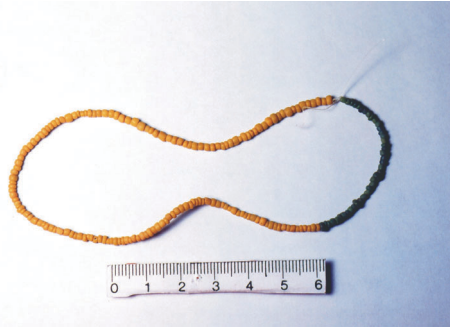
1 件。破損嚴重，被壓碎成 82 片殘片。依較大者殘片可知此標本為手環。

2. 玻璃珠 (圖版39)

共有 193 個。黃色玻璃珠 151 個，其直徑為 0.1 cm~0.15 cm。綠色玻璃珠 42 個，其直徑為 0.1 cm~0.12 cm。



圖版 38 玻璃手環



圖版 39 玻璃珠

四、討論

蘭嶼椰油村 Rusarsol 遺址的發現，主要係由於蘭嶼國中的施工。但這項因素也造成該遺址全面性的破壞，而使其原始文化層位及其他考古現象的觀查成為一件困難之事。此外，在本報告中所呈現的考古標本，也是從破壞後的遺址地表採集而來，大部份已失去它的原始脈絡，但透過所採集到的四個大陶罐及一些陶器和石器標本，仍然可觀察到幾項重要的訊息。茲討論如下：

(一) 如依上述於此遺物所發現的四大陶罐與地表採集所蒐集的遺物而言，推測此遺物可能涵蓋兩個時期。一為新石器時代（卑南文化、花崗山文化陶片、東海岸陶片、石器標本）。另一個為金屬器時代（蘭嶼陶片、石質標本—玉器廢料，大陶罐所出土的玉玦飾、玉環飾、玻璃小珠子、玻璃手環、硬陶、陶瓷片）。由於缺乏地層資料，故筆者無法建立本遺址較明確的文化層位及年代架構，不過有兩項出土資料，提供了建立此遺址很好的時間參考點。一是遺址出土的中國瓷器破片，一是臧振華先生從遺址出土的甕棺葬所測得的年代。從本遺址出土的中國瓷片分析結果（見上一章），其年代主要集中在西元十二、三世紀，這個年代或許可以視為本遺址最晚期年代的上限。雖然我們無法根據幾件零星的標本斷定這些瓷片是遺址居民的遺物或是外來的擾亂，但是這些標本所代表的年代已提供討論本遺址發展時間的根據。

臧振華先生在遺址所發現甕棺葬，經人骨定年結果為 1200 ± 40 B.P.（臧振華 2005），這個年代是 Rusarsol 遺址存在最明確的年代，除了是科學鑑定的絕對年代之外，筆者認為還有兩項佐證：其一，在這遺址曾多次發現甕棺葬（包括本報告所報導的 4 座）顯示遺址曾經是一個使用甕棺葬族群的活動處所。其二，在此遺址甕棺葬中出土的陪葬玻璃珠的特徵與台東舊香蘭遺址所出土的玻璃珠極為相似（見李坤修 2005），同時根據史前博物館李坤修先生的轉述，在本遺址所出土的器壁內側

帶布紋的特徵的甕棺陶片，在舊香蘭遺址也可發現，此外從舊香蘭遺址所測得的碳十四年代也集中在1200 B.P左右，因此，筆者相信1200 B.P是Rusarsol遺址存在的主要時間。這個時間相對於台灣東部史前時代，是屬於鐵器時代晚期的年代。

(二) 本文所記述的四個大陶罐，其器形形式無法復原。筆者試圖將有關的資料作一整理與分析(如表2的整理)，來復原陶甕棺的形式。

發掘者	地點與時間	陶甕棺的器形	陶甕棺顏色	備註
鹿野忠雄	紅頭村〈1945年〉	器身：直筒形 底部：圓底 口部：短頸折口形	黃土色	似平底鉢蓋覆蓋於陶甕口
Richard B. Stamps	Lobusbussa~ 〈1977年〉	器身：圓筒形〈帶肩〉 底部：圓底 圓底略尖	橙色	由兩個陶罐的胴體部扣成的組合甕棺
台灣大學考古系學生〈宋文薰教授日籍慶應大學近森正教授帶領〉	Lobusbussa~ 〈1978年〉	器身：圓筒形〈帶肩〉 底部：圓底 口部：短頸侈口形	紅褐色	口部覆蓋似平底鉢
	Jimasik	陶罐器身下半部為圓筒形〈圓底〉	黃土色	
	紅頭村 周朝成興建住宅 〈1998年5月〉	陶罐器身下半部為圓筒形。 底部：圓底	橘紅色	口部以陶罐圓底部覆蓋
施正國	紅頭村 施政國興建住宅 〈2004年〉	器身：直筒形 底部：圓底	橘紅色外表帶有紅褐色陶衣	

上述發掘的2號大陶罐的器形形式與表2各陶甕棺的器形形式做比較，可推知此2號大陶罐的器形是類似1978年台灣大學考古系學生所發掘的陶甕棺。

筆者也試著以今日達悟族所持有的陶罐的器形形式與陶甕棺，與大陶罐做比較；並以達悟族做陶技術來探求陶甕棺的關連問題。

筆者於學士論文裏(徐韶謨1980)，將紅頭村、椰油村、朗島村所採集到92個當時雅美族日常生活裏尚在使用中的陶罐做了器型的整理與分類。當時筆者將所採集到標本陶罐的器身部型態分類為「帶肩圓腹形」、「截頭圓錐形」、「圓菱形」、「尖菱形」等四種形態，又依各型態陶罐的胴體下半部的擴張形式，將陶罐底部型態又分為圓底、中凹平底、平底、附有短圈足等四種。

達悟族至今尚有會製造陶罐者，筆者1978年曾於朗島村觀察大陶罐的製造過程。據製陶者 syapen pennogan 稱，製造大陶罐並不是部落裏每一個做陶者皆可勝任，必須要有相當成熟的製陶技術才可製作大陶罐。而且非一人可承擔，必須二人協力才可完成。筆者當時所觀察到的大陶罐其製作期間共得五天工夫才完成。

syapen pennogan 以「泥條盤築法」(coiling) 製陶方法製作大陶罐，於製作過程中在陶罐的肩部三處挖長方形洞進行胎打作業讓陶罐器身膨脹……。此大型陶罐為部落成員共同開墾小米耕地時於開墾作業地方煮芋頭的大陶罐。朗島村稱為「chinyachin」，紅頭村稱為「palapaai」上述類型大陶罐的高度為45 cm 以上，胴體最大寬度為45 cm 以上。

另有一類大陶罐，稱為「pilovlovoton」。此大陶罐為祭儀煮芋頭。其高度為39 cm~43 cm，器身最大寬度為39 cm~45 cm。此類大型陶罐的器形為口緣部至反外緣或平緣，口唇部成彎唇或直唇，器身呈圓形或截頭內錐形，底部呈圓形。

達悟族社會裏無所謂的職業陶工的存在。製陶作業限男子（達結婚年齡層者）擔任的工作。但並不為每戶其男子皆會製陶，又，會製陶者並非都會製造陶罐。因而常以3人~5人組成製陶小隊，以分工合作作業製陶。不會製陶罐者可以擔任其他作業來獲得所需要的陶罐。又，於田野調查裏訪問到於紅頭村（至2000年止）曾製作「pilovlovotan」大型陶罐者共有12位，由上述資訊裏可知達悟族是持有製造大型陶罐的技術，但並不為每位會製陶者可勝任的。

達悟族於他們固有曆表的「pitanatan」月裏製陶（約陽曆8月上旬~9月上旬）。而於其他月份裏製陶為禁忌之事。

如以蘭嶼所發掘的陶甕棺的器形形式而言，其形式於筆者所採集民族學陶罐器形的分類裏未能找著相似形式。因而從器形的角度來看，筆者認為調查所得的陶甕棺，似乎與今日達悟族所特有的陶罐是有差異的，似乎否定了陶甕棺與現在達悟族的關係，然而，以發掘陶甕棺的陶質看來，似可確認係以蘭嶼陶土所燒製者。

(三) 珠類於達悟族社會裏視為「tamamek」(寶物)，以珠類的量來誇耀其財富與社會地位。筆者以伴著2號大陶罐出土的小型玻璃珠請教過達悟族人。報導者指出了玻璃珠的名稱——alikey a molog a kaklasen (紅色小珠子)，alikey a amamatbat a kaklasen (黃色小珠子)，alikey a makolisaw a kaklasen (綠色小珠子)，alikey a maraponay a kaklasen (藍色小珠子)。但，筆者曾以出土的玻璃珠與達悟族所特有的珠類相同名稱珠類做了比較。發現兩者是截然不同珠類。達悟族分類珠子的準則是以珠子的顏色區分，而珠子的材質並未為分類的準則。

又，達悟族的埋葬習俗裏並無陪葬物〈劉斌雄1959年〉。因而伴2號大陶罐出土的玻璃珠陪葬物，是不符合達悟族的埋葬習俗。達悟族社會習俗裏有除穢〈mipasas〉儀式。有人於被認為不吉祥的甕棺裏發現金飾物或珠類時，可以舉行除穢〈mipasas〉儀式。經此除穢儀式後便可佩戴使

用，但筆者於民族學田野調查資料有關珠類帶配飾物裏，尚未發現與伴2號大陶罐出土相似的玻璃珠。因此此出土玻璃珠應不是達悟族原本特有的珠類。

又，伴隨3號大陶罐出土帶有四個凸起有角式的玉質環飾物與鹿野忠雄（1946年），國分直一（1959年）所報導的有關蘭嶼島（紅頭村、郎島村）、綠島（油子湖）出土的玉質玦、環飾物形式相似。達悟族稱玉質為〈makolisaw rayitan——綠色硬石頭〉，稱玉質環飾物為〈Pacinoken-no-Inape 手環之意〉。達悟族的傳說裏承傳了祖先獲得金、銀、鐵的傳說。但無有關玉質的傳說。又達悟族曾發現到玉質玦式、環式器物，但並未被他們使用做為佩飾物。因而筆者認為達悟族不具有使用玉質的文化，換言之，伴3號大陶罐出土的玉質佩飾與達悟族似無直接的關係。

遺址裏所採集到製作玉器的廢料——玉質石核與其他破碎的廢料，其來源已被確認為來自台灣花蓮豐田。筆者思考此玉質廢料的發現與材料的來源，推測帶凸起有角式的玦及環係在蘭嶼島製作的可能性。有關蘭嶼島的帶凸起有角式玦及環，學者曾認為係與越南東山文化有關，經由菲律賓帶入蘭嶼島。但是，現在玉的來源已確認來自台東豐田，又有製作玉器廢料的發現，筆者認為：蘭嶼島可能曾為製作玉器場地，而非菲律賓所發現類似蘭嶼島的凸起物有角玦式佩帶物，則有可能來自蘭嶼。關於菲律賓與蘭嶼島的凸起有角式玉器的關連，今後還須待兩地更多的有關考古資料。

（四）此遺址出現了十二世紀～十三世紀的福建系窯場中國瓷器。十三世紀～十四世紀對蘭嶼島而言尚處於鐵器時代，換言之，蘭嶼島於鐵器時代時中國福建沿海一帶發展「海上陶瓷器道路」的陶瓷器貿易船隻可能曾與蘭嶼島接觸。有關中國陶瓷的發現也見於鮑克蘭女士（1972年）及徐瀛洲先生（1999年）的報導。據謝明良教授的口述，本稿所述陶瓷部分20-d陶瓷片與鮑克蘭女士論文中所提及的中國陶瓷碗相似。此類陶瓷也見於印尼沉船撈獲物（2003年）。又，徐瀛洲先生於野銀村採集到四個陶瓷碗經栗建安先生鑑定得知為福建閩清義窯產品，年代為南宋。於西沙群島沉船撈獲物裏也有發現與此相似的陶瓷碗。船隻與蘭嶼島的接觸可能一直持續到近百年，因為蘭嶼也出土了十三世紀～十七世紀福建系釉陶、近百年的福建系硬陶等，這批屬中國福建沿海系列陶瓷器的發現，至少可以說明漢人或是外來船隻已於十二世紀～十三世紀開始，持續與蘭嶼有所接觸。

有關外來船隻與蘭嶼島接觸，據報導人Siya Pen Jyavokhaw（82歲）的口述。為其祖先的時代，當時的達悟人以於島內飼養的黑色大豬與外來者行以物易物交易活動。當船隻靠近島嶼時，外來者便高聲喊叫「va voi」（大豬），島內達悟族便帶著黑色大豬到海岸邊等船隻靠岸。此外來者所乘的船張掛高大的帆。外來者留著長辮子。達悟人稱他們為「Ipali」。達悟人最希望能從「Ipali」那兒換得銀圓、鐵製品、陶瓷碗。由此口述可理解到清朝中期陶瓷用品流入蘭嶼島的途徑。

五、結語

如上述，於「Rusarsol」遺址裏所呈現的考古遺址標本，包括了屬台灣東海新石器時代、鐵器時代，以及屬於十二世紀～十三世紀以後漢人的文化遺留，說明：從約三千年多年前開始，此遺址之所在，可能曾為人類居住或活動範圍，遺留了蘭嶼島先史時代先住族群的存在訊息。而此先住族

群也是構成蘭嶼島歷史文化過程的一部分。雖然這些遺物與現在的達悟族似乎無直接關係，而與台灣本島東海岸類似。這中間到底存在什麼樣的發展關係？又，留殘於此遺址的中國陶瓷中以十二世紀～十三世紀陶瓷片佔大多數。十二世紀～十三世紀福建沿海陶瓷貿易船隻是以直接性途徑還是以繞道途徑來到蘭嶼島。蘭嶼島內高麗青瓷的發現為台灣本島與外島首度的發現。據謝明良教授及栗建安先生的口述，依目前的有關資料，於廣東省、浙江寧波曾發現過高麗青瓷。十二世紀～十三世紀屬福建系窯陶瓷及高麗青瓷循何途徑流入蘭嶼島，中國陶瓷和高麗青瓷共同的存在此遺址，兩者之間存著什麼關係？這皆是筆者今後所想繼續探索的課題。

謝辭

在此要感謝中央研究院院士宋文薰教授、台灣大學人類學系連照美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余光弘教授、家父徐瀛洲先生的鼓勵，讓筆者有信心，再度著手把此延宕多時的資料做有系統的整理。

本稿的寫作承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臧振華教授的指正，並委託地球研究所飯塚義之先生對玉器材質進行 LVSEM-EDS 的分析，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助理研究員李坤修先生提供參考資料與修正，國立台灣大學藝術研究所謝明良教授與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名譽館長伊藤郁太郎先生協助對高麗青瓷的鑑定，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栗建安先生及台北故宮博物院器物處蔡玫芬女士對盜器標本的鑑定與指導，筆者謹向諸位致上誠摯的謝意。同時，特別要感謝蘭嶼雅美族報導人給予的協助。

參考書目

国分直一

- 1957 紅頭嶼發見の石器及び土俗資料。農林省水産講習所研究報告《人文科学》，第2。

米澤容一

- 1984 台湾、蘭嶼の考古学的踏査(一)。《えとのす》第23号。
1986 台湾、蘭嶼の考古学的踏査(二)。《えともす》第30号。

鹿野忠雄

- 1941 紅頭嶼發見の壘棺東南亜細亜壘棺埋葬に関する考案。《東京人類学会雑誌》第56卷3号。
1946 《東南亜細亜民族学先史学研究》第一卷。東京矢島書房発行。

衛惠林、劉斌雄

- 1962 雅美族的父系世系群與双系行為團體。《中央研究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7期。

徐韶諱

1980 ヤミ族の土器製作。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 民族・考古コース（學士論文）。

陳仲玉、楊淑玲、高韻華

1989 蘭嶼考古學初步調查。內政部營業署委託中華民國生態保育協會調查。

余光弘、董森永

1998 《台灣原住民史》雅美族史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徐瀛洲

1999 《蘭嶼之美》（增訂）。文建會。

葉美珍

2001 花岡山文化之研究。《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專刊》第6號。國立台史前文化博物館。

施添福、劉益昌、李坤修、葉美珍

2001 《台東縣史》。史前篇台東縣政府編印。

臧振華

2005 〈從考古學看蘭嶼雅美人的祖源問題〉，《南島研究學報》第1卷第1期。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李坤修

2005 台東縣舊香蘭遺址搶救發掘計畫期末報告。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陳高華、吳泰

1981 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出版社。

曾凡

1995 福建陶瓷考古概論。福建省地圖出版社。

de Beaucair, Inez

1959 Field notes on Lan Yu (Botel Tobago).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3期。

1969 Three genealogical stories from Botel Tobago.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o.7, p.105-138.

1972 Jar burial on Botel Tobaaaago Island. *Asian Perspectives*, XV: 167-176.

Solheim, Wilhelm II

1960 Jar burial in the Babuyan and Batans Island and I central Philippines, and its relation to jar burial elsewhere the Far East, Philippine. *Journal of Science*, 89, part 1:115-48.

Stamps, Richard B.

1983 Jar Burial from the Lobusbussan, Orchid (Botel Togabo) Island. *Asian Perspectives*, vol.23(2): 181-192.

Yoshiyuki Iizuka

2005 Analytical report of Nephritic Jade Artifacts from Lanyu Island, Taiwan (準備投稿中).

Research Report on Rusarsol Site of Yayo Village in Lanyu

Shao-Yien Hsu

Forum on YAMI/TAO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ieldwork during 1978 and 1982, the writer of this paper collected topsoil as soil sample from the Rusarol site. Later, in 1981, an excavation was conducted for four big pottery. Artifacts collected from this site includes pottery pieces of the Peinan Culture, pottery pieces with pottery coating, pottery pieces quasi the Huagangshan Culture, waste material from nephrite, stone tools made of slates, porcelain china, and pale green porcelain korea. In addition, pottery No. 2 was found with glass beads and pottery No. 3 was found to have nephrite with dovetail decorations. After the VSEM-EDS analysis, nephrite waste and nephrite with dovetail decorations were identified to be Fengtien jade from Hualien.

Therefore, aforementioned data provides evidence that the prehistoric era of Lanyu Island is correlated with that of the east coast of Taitung. This correlation can be dated back to the Neolithic Age of the east coast of Taiwan. Meanwhile, the discovery of the jade waste pointed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nephrite tools were created on site in Lanyu.

Key Words: Pottery, Peinan Culture, Pottery Coating, nephrite waste, Fengtien
